



## 抗疫职守有怀

★阿卫国

身作营盘旗是令，帐前几送夕阳斜。  
可怜透骨风如刃，怎敌沾衣雪织纱。  
清影难挨归落寞，冰心已许向天涯。  
等闲守得人间苦，不使寒凉入万家。

## 瑞雪贺新年

★王岩

风寒子夜入寅年，雪送元辰拜晓天。  
农事相随生意转，青禾每共冻云眠。  
春飞玉絮三千片，酒尽新醪二百钱。  
醉走中原行未远，淮乡一路看畦田。

## 清平乐·踏雪词

★舍闲

冰天雪地，尽掩沧桑意。初上华灯风细细。  
往事依稀梦里。知己梅骨新开，闻香早释襟怀。  
陌上须眉白过，相思何故才来。

## 雪中抗疫值守

★杨德船

众人寻梅遍城中，地冻天寒烈烈风。  
雪舞苍穹迷人眼，路静人稀层层冰。  
林逋结梅传佳话，惹得文人竞争锋。  
何须涉远觅佳句，雪下帐前色正浓。  
暗香浮动何足道，抗疫花开别样红。

冬雪，飘飘洒洒，染白了世界。

天气很冷，雪花很轻，在空中自由舞蹈，落地之后，又像玩累的孩子，安然入睡，外面很静，偶尔会有行人在雪上行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细细听来，很有节奏感。

门外的路上有几个玩耍的孩子，脸蛋和手都冻得通红，我问

他们冷不冷，小家伙玩的正尽兴，头也没回地说，不冷。看着他们扬起的雪花，就想起我小时候也是这般的快乐，不过我们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要比他们多，我们玩的花样要比他们多。什么两腿并拢，前脚面岔开，然后轻轻跳一下，向前移动一下，后面留下的脚印，像拖拉机的胎纹印，还有小狗的梅花印。堆雪人，打雪仗，在冰面上溜冰，滑雪板等等。

一下雪，路上便清静了许多，大多数人都是足

不出户，在雪中玩耍的孩子成了这寂寞、孤单环境的一幅画，一幅让我们许许多多流逝掉童年的大人们憧憬和羡慕的画。我双腿并拢，想感受一下童年的感觉。当我跳起来的时候，旁边的孩子笑了。可能是身体太僵硬了吧，活生生像一个大木头一样不自如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。

我也曾是个喜欢雪的人，没有目的，单纯的喜欢。每当下雪我都会出去感受雪，或是仰面感受，或是低头沉思。每次看到和我曾经一样在雪中漫步的人，我都在想，他在雪里大概是看到或是听到了什么吧。你看到他在雪中孤单的身影，却没有发现他在雪中的欣喜与满足。

我想他一定是倾听到了，倾听到了这雪的声音，他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向世界吐露内心的诗，向世界传播心头的音乐。

不出户，在雪中玩耍的孩子成了这寂寞、孤单环境的一幅画，一幅让我们许许多多流逝掉童年的大人们憧憬和羡慕的画。我双腿并拢，想感受一下童年的感觉。当我跳起来的时候，旁边的孩子笑了。可能是身体太僵硬了吧，活生生像一个大木头一样不自如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。



可能是身体太僵硬了吧，活生生像一个大木头一样不自如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。

# 过年

★董国范

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你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。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做豆腐；二十六，去割肉；二十七，杀公鸡……说着说着就到了小年。

腊月二十三指小年夜，中国传统节日，即传统的祭祀灶君日。小年期间主要的民俗活动有扫尘、祭灶等。祭灶在我国民间有几千年历史了，灶神信仰是中国百姓对“衣食有余”梦想追求的反映。小年通常被视为忙年的开始，意味着人们开始准备年货、扫尘、祭灶等，准备干干净净过个好年，表达了人们一种辞旧迎新、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。

街上的年味渐渐浓了。从大包小囊、行色匆匆的路人脸上来看，年已经近了。

仿佛空谷足音，聆听着年的脚步声，细细品味着刺骨的寒风，仰望着惨淡如血的夕阳，遥望着远处光秃秃的树林，不由得想起了孩提时代的年了。

“年”是什么？

年就是小伙伴手中的炮仗。那时候，买一挂小鞭炮，不舍得一下子点燃，愣是把一整挂小鞭炮一个一个拆下来，十分珍惜地放在口袋里，一次掏出来一只小鞭炮，用麻杆或香火点燃，并高高地把小炮仗抛向天空，但等着那脆生生的一声炸响，空气中立刻弥漫着火药的香味，随即是小伙伴手舞足蹈的一阵狂欢……

年是煮肉汤糟萝卜菜泛出的阵阵醇香。那年头，吃肉是奢侈品，总共一年下来也吃不上几次肉，平日里有婚丧嫁娶待客宴席上打下来的搅锅菜，能吃上一碗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所以，大家都把能吃上肉的希望寄托在过年了，就一个劲地拜指头算日子，等啊等，盼啊盼，就是等到过年时能吃上一顿猪肉炖粉条加酥肉丸子炸豆腐。到了腊月二十八九的时候，家家户户过油锅炸丸子、猪肉的香味就从麦草屋的茅舍中飘出来。在风中飘来飘去，走走停停，让人们味蕾大开，充满憧憬和无限的期待……

年是等了一年的白面馒头。那年节，人们见面打招呼就是“吃了没有？喝了没有？”那种吃不饱饭的尴尬已经不是什么秘密，要是能吃上一个白面馒头，一定会让你回味好多天的。进入了腊月，家家户户开始排队蒸馍，因为一道街有蒸笼的户很少，大家要轮换借蒸笼蒸馍。蒸的馍以红薯面为主，主要是自家人吃；蒸出来的很少的白面馒头，要招待客人。说实话，能闻闻白面馒头散发出的麦香味，已经很满足了……

年是一身花衣裳。在穿黑白蓝的年代里，人们衣衫褴褛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。平时，衣服上掉的饭渣将衣服涂抹得活像是古代的盔甲，乍一看，明明晃晃，闪闪发光，就这样走亲访友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最难得的是，过年了，要换上一身新衣服，能穿上新衣服一般是小孩们的特权，大人们基本上是旧衣服洗洗涮涮就行了……

现在的年是什么？

朋友，现在的年是什么啊？

（作者单位：宝丰县委办）



▲书法 王长松 作



▲国画 赵淑青 作



▲国画 黄风 作